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演绎卷

南史演义

原著 (清) 杜纲 缩编 李志斌



山东文艺出版社

453B-7. 44.56
DA

南史演义

(上)

原著 (清)杜 纲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

策 划 禅苑工作室

主 编 李淑捷

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

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

吴献良 张亚琴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演绎卷

南史演义

原著 (清) 柱 纲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地质科学院562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650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329-1342-2

I·1180 定价:38.00元(全十册)

目 录

- 第 一 回 晋室将亡廊庙乱
宋家应运帝王兴 (1)
- 第 二 回 刘寄奴灭冠立功
王孝伯称兵受戮 (7)
- 第 三 回 杨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兴师拓境 (14)
- 第 四 回 京口镇群雄聚义
建康城伪主潜逃 (21)
- 第 五 回 扶晋室四方悦服
伐燕邦一举荡平 (27)
- 第 六 回 东寇乘虚危社稷
北师返国靖烽烟 (34)
- 第 七 回 除异己暗袭江陵
剪强宗再伐荆楚 (40)
- 第 八 回 任诸将西秦复失
行内禅南宋聿兴 (48)

- 第 九 回 废昏庸更扶明主
杀大将自坏长城…………… (54)
- 第 十 回 急图位东宫不予
缓行诛合殿弑亲…………… (59)
- 第 十 一 回 诛元凶武陵正位
听逆谋南郡兴兵…………… (66)
- 第 十 二 回 子业凶狂遭弑逆
邓琬好乱起干戈…………… (71)
- 第 十 三 回 计身后忍除同气
育螟蛉暗绝宗桃…………… (78)
- 第 十 四 回 辅幼主道成怀逆
殉国难袁粲捐身…………… (85)
- 第 十 五 回 沈攸之建义无成
萧绍伯开基代宋…………… (91)
- 第 十 六 回 纵败礼官闹淫乱
臣废君宗室摧残…………… (94)
- 第 十 七 回 救义阳萧衍建绩
立宝卷六贵争权…………… (100)
- 第 十 八 回 行乱政外藩屡叛
据雄封众士咸归…………… (105)

第十九回	萧雍州运筹决胜 齐宝卷丧国亡身	(110)
第二十回	宝寅潜逃投北魏 任城经略伐南梁	(116)
第二十一回	停洛口三军瓦解 救钟离一战成功	(121)
第二十二回	筑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顿忘国计	(126)
第二十三回	伐东魏渊明被执 纳叛臣京阙遭殃	(129)
第二十四回	羊侃竭忠守建业 韦粲大战死青塘	(133)
第二十五回	侯景背誓破台城 诸王敛兵归旧镇	(139)
第二十六回	陈霸先始兴举义 王僧辩江夏立功	(144)
第二十七回	侯景分尸惩大恶 武陵争帝失成都	(151)
第二十八回	魏连萧察取江陵 齐纳渊明图建业	(157)

- 第二十九回 慕狡童红霞失节
扫余寇兴国称尊 (162)
- 第三十回 废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彻立功 (169)
- 第三十一回 张丽华善承宠爱
陈后主恣意风流 (175)
- 第三十二回 陈氏荒淫弃天险
隋兵鼓勇下江南 (181)

第一回

晋室将亡廊庙乱 宋家应运帝王兴

话说东晋孝武帝，初政清明，信任贤良，大有人君之度。既而溺志于酒，不亲万机。有母弟道子，封琅琊王，悉以国事委之，人称相王。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酣饮为乐，复委政于中书令王国宝。以故左右弄权，交通请托，贿赂公行，朝局日坏。尚书令陆纳，尝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耶？”群臣上疏切谏，帝皆不省。国宝既参国政，窃弄威福，势倾朝野，却一无才略，唯以谄佞为事，凡道子所欲，无不曲意逢迎，故道子宠信日深。一日，道子色若不怪，国宝问故。道子曰：“吾府中宫室虽多，苦无游观之所可以消遣情怀。”国宝曰：“易耳。府吏赵牙最有巧思，何不使辟东第为之，可以朝夕游赏。”道子从之。乃使赵牙于东第外辟地数里，迭石为山，高百余丈。环以长渠，列树竹木。高台楼阁，层出其中。临梁远近，皆筑精舍。使宫人开设酒肆其间，道子与左右亲臣乘船就之，宴饮以为笑乐。一日，帝幸其第见之，谓道子曰：“府内有山，游览甚便。然修饰太过，毋乃太耗物力。”道子默不敢对。帝还宫，道子谓赵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尔必死矣。”牙曰：“王在，牙何敢死？”营造弥盛。帝由是恶之。国宝欲重道子之权，讽令群臣奏请道子位丞相，假黄钺，加殊礼。侍中车胤拒之，议乃止。帝闻大怒，而嘉胤有识。又道子为太后所爱，内廷相遇，如家人一般。每恃宠乘酒，失礼于帝。帝欲黜之，而虑拂太后

意，含忿不发。

时朝臣中王恭、殷仲堪最负重望，因欲使领藩镇，以分道子之权。一日，王雅侍侧，谓之曰：“吾欲使王恭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卿以为何如？”雅曰：“王恭风神简贵，严于嫉恶。仲堪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然皆局量峻狭，果于自用，且干略皆其所短。若委以方面，天下无事，足以守职；一旦有事，必为乱阶。恐未可用也。”帝不以为然。卒任二人为刺史。由是与道子君相疑贰，友爱渐衰。太后欲和解之，暗使中书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昔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世祖聪达，负愧齐王。兄弟之际，宜加深慎。琅琊王虽有微过，尚宜宏贷。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其言，复委任如故。

却说“酒色”二字，从来相连。帝则唯酒是耽，而于色欲甚淡。凡嫔御承幸者，一不快意，即贬入冷宫，或赐之死，宫中谓之“薄情天子”。独张贵妃侍帝有年，宠爱无间。然貌慈心狠，妒而且淫。自承宠之后，即不容帝有他幸。枕席之私，，流连彻夜，犹为未足。故虽独沾恩宠，尚未满意。及帝末年，嗜酒益甚，几乎昼夜不醒。才一就枕，便昏昏睡去，任你撩云拨雨，漠若不知。弄得张妃欲念弥炽，终夜煎熬，积怨生恨。一夕，帝宴于后宫，张妃陪饮。饮至半酣，帝忽问张曰：“卿年几何？”妃曰：“三十。”帝曰：“以汝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明日贬汝于冷宫何如？”帝本戏言，而张妃积怨已久，忽闻是言，信以为实，益增恼怒，顿起不良之意，强作欢容，手持大杯敬帝。帝本好饮，且不知是计，接来一吸而尽。饮已无数，犹频频相劝。及帝大醉，不省人事，张妃乃命宫人扶入，寝于清暑殿内。余宴分赐内侍，命各去畅饮，不必再来伺候。内侍退讫，独存心腹宫婢数人，泣谓之曰：“汝等闻帝饮酒时言乎？帝欲杀我，汝等明日皆赐死矣。”宫女亦泣。妃曰：“汝欲免死，今夜助我举一大事，不但可免大难，且有金帛给汝。否则，唯有死

……帝曰：“唯命。”乃走至帝所，见帝仰面而卧，烂醉若死。……宫女以被蒙帝面，身坐其上，按住四角，使不得展动。良久起……绝而死矣。

……帝死，召内侍至前，悉以金帛赂之，嘱其传报外廷，但言帝崩后，遇魇暴崩。外廷一闻帝殂，飞报道子。道子闻之，又惊又喜：惊者，惊帝无故暴崩；喜者，喜帝崩之后，则大权独归于已。急召国宝谋之。国宝曰：“臣请入作遗诏要紧。”遂飞骑入朝。时已半夜，禁门尚闭，国宝扣呼求入。黄门郎王爽厉声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来，敢入者斩！”国宝失色而退。黎明，百官齐集，共诣道子，请立新君。道子意欲自立，而难于启口，使国宝示意群臣。车胤附道子耳语曰：“王恭、殷仲堪各拥强兵于外，相王挟天子以令之，谁敢不服？倘若自为：‘彼兴问罪之师，长驱至京，相王何以御之？’”道子悟。辛酉，率百官奏太子即帝位，是为安帝。当是时，执政者一昏瞶之人，登极者又一愚幼之主，群臣依违从事，唯务苟安。帝崩之由，皆置不问。张妃始犹疑虑，恐怕廷臣究问情由，大祸立至。及梓宫既殓，外廷无人问及，私心暗喜。可怜一代帝王，死于数女子之手。把一亲手弑逆的人，竟轻轻放过。识者有以知晋祚之不长矣。冬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自是道子益无忌惮，日夜沉湎，杯不离手，除二三谄臣媚子外，宾客罕见其面。

一日，有客讲谒。道子以其求见数次，不得已见之。其人姓桓，名玄，字敬道，温之庶子也。其母马氏，尝与同辈夜坐月下，见一流星，坠铜盆水中，光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朗。同辈竞以瓢接取，皆不能得。马氏取而吞之，遂有感怀孕。及产时，有光照室，人以为瑞，故小名灵宝，乳母每抱诣温所，必易人而后至，皆云体重于常儿数倍。温甚爱而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秀朗。博综艺术，兼善属文。每以雄豪自处，

负其才地，谓宜立朝居要。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后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恋此何为？”遂弃官归国。今见孝武已崩，道子当国，望其引用，故来进谒。那知桓玄来见时，道子已在醉乡，蓬首闭目，昏昏若睡。玄至堂阶，众宾起接，道子安坐如故。左右报曰：“桓南郡来。”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贼，其子若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笏对曰：“故宣武公黜昏立明，功高伊、霍，纷纭之言，宜不足信。”道子目视重曰：“依知依知。”因举酒嘱玄曰：“且饮此。”玄乃得起。由是切齿于道子，不发一言而退。

归至家，独坐堂中，怒气不息。其兄桓伟见之，曰：“弟有何事而含怒若此？”玄曰：“吾父勋业盖世，子孙失势，为庸奴所侮。”因备述道子语，曰：“吾恨不手刃之也！”伟曰：“朝政日紊，晋室将败，时事可知。吾桓氏世临荆州，先宣武遗爱在彼，士民悦服。荆、益名流，皆吾家门生故吏。策而使之，孰不心怀报效？况仲堪初临荆州，资望犹浅，今往归之，彼必重用。借其势力，结纳群才，庶可得志。毋庸留此，徒受人辱也！”玄恍然大悟，乃尽室以行，往投仲堪。

先是，仲堪到官以来，好行小惠，政事繁琐，荆人不附。又与朝廷不睦，恐为国宝等所图。正愁孤立，一闻玄至，知其素有豪气，为荆人畏服，不胜大喜。忙即接见，邀入密室细语。谓玄曰：“君从京师来，必知朝廷虚实。近日人情若何？”玄曰：“大臣昏迷，群小用事，朝政颠倒，日甚一日。是以脱身西归，委诚足下。且更有一说，君及王恭，与道子、国宝素为仇敌，唯患相毙之不速。今道子既执大权，与国宝相为表里，其所黜夺，莫敢不从。孝伯居元舅之地，尚未敢害。君为先帝识拔，超居大任，人情不附，彼若假托帝诏，征君为中书令，君将何以辞之？如是，则荆州失而君危

矣！”仲堪曰：“吾正忧之，计将安出？”玄曰：“孝伯疾恶深至，切齿诸奸。君宜潜与之约，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东西齐举，玄虽不肖，愿帅荆、楚豪杰，荷戈先驱。此桓、文之勋也，君岂可坐而失之？”仲堪然其计，即与共谋军事。

却说王恭自还镇后，深恶国宝所为，正欲举兵诛之。一日，致书于仲堪曰：“国宝等乱政益甚，终为国祸。愿与君并力除之。”仲堪得书，以示桓玄。玄曰：“恭有是心，正君之大幸也！乌可不从？”于是仲堪复书王恭，殷、王遂深相结，连名抗表，罪状国宝，举二州之兵，同时向阙。国宝闻王、殷兵起，惶惧不知所为。命其弟王绪率数百人，戍竹里以伺动静。夜遇风雨，人各散归。道子召国宝谋之，国宝茫无以对，但云内外已经戒严。国宝退，王珣、车胤入见。道子向二人问计，珣曰：“王、殷与相王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道子曰：“得无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与？”大王宁有爽之罪，孝伯岂宣帝之俦耶？”道子曰：“国宝兄弟劝吾挟天子以征讨，卿等以为然否？”车胤曰：“昔桓宣武伐寿阳，弥时乃克。今朝廷遣兵，恭必拒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不识何以待之？”道子曰：“然则若何而可？”二人曰：“今有一计，恐相王未必能行。若能行之，兵可立退。”道子急问何计。二人曰：“王恭、殷仲堪所欲讨者国宝耳，于相王无与也。若正国宝之罪，诛之以谢二藩，则二藩有不稽首归顺者哉？”道子默然良久，曰：“苟得无事，吾何惜一国宝。”遂命骠骑将军譙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其弟王绪。遣使诣恭，深谢愆失，恭遂罢兵还镇。仲堪亦还荆州。

桓玄又谓仲堪曰：“今虽罢兵，干戈正未戢也。荆州兵旅尚弱，玄请为君集众以自强。”仲堪许之。玄于是招募武勇，广置军旅，阴养敢死之士为己爪牙。令行禁止，士民畏之，过于仲堪，虽仲堪亦惮之矣。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一代将终，必有一代开创之主应运而兴。此人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寄奴。汉楚元王二十一世孙，世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祖名靖，为东安太守。父名翹，为郡功曹。母赵氏。裕生于晋哀帝元年三月壬寅夜。数日前，屋上红光烛天，邻里疑其家失火，往视则无有。将产之夕，甘露降于屋上。人皆谓是儿必贵。那知生未三日，赵氏旋卒，家贫不能雇人乳，父将弃之。裕有从母张氏，生子怀敬未期，闻将弃儿，奔往救之，抱以归，断怀敬乳而乳之，儿得无恙。及长，风骨奇特，勇健绝伦。粗识文字，落拓嗜酒。事继母萧氏以孝闻。俄而父卒，家益贫，萧氏善织履，卖以给用，亦令裕为之。裕曰：“昔刘先主卖履为业，终为蜀帝。裕何人斯，而敢不为？”同里皆贱之，而裕意气自若。

有吕姬者，开酒肆于里中，裕至肆中饮酒，每不计值。一日，裕索饮，姬曰：“室内有酒，刘郎自入饮之。”裕入室，即饮于盎侧，不觉过醉，倒卧于地。适司徒王谧遣其门人至丹徒，过京口里，走路辛苦，至肆中沽饮。姬曰：“请容内坐，送酒来。”其人入室，惊惧奔出，谓姬曰：“汝室中何为有此异物？”姬曰：“刘郎在内饮酒，有何异处？”其人曰：“现有一物，五色斑斓，如蛟龙状，蹲踞在地，不见刘郎也。”姬入，裕已觉，起立谓姬曰：“饮酒过多，醉倒莫怪。”姬笑而出。其人问裕姓氏，略饮数杯便去，心窃讶之，归以告谧。谧曰：“我知其人久矣。吾前游京口竹林寺，乍及门，见一人从内走出，容貌奇伟，器宇不凡。询之旁人，乃知为刘寄奴也。入寺，郡僧哗然称异。予问其故，僧曰：‘刻有刘寄奴醉卧讲堂禅榻上，隐隐有五色龙章覆其体。众目皆见，及觉，光始散。故众以为异。’予疑僧言为妄，据子所见，僧言不虚。此非池中物也。”因戒门人勿言，阴欲与裕结纳。

一日，谧以公事赴丹徒，便道访裕。带从者数人，步行至京口里，适过刁逵门口，只见徒众纷纷，缚一大树上。刁逵在旁，大

声喝打。濫视之，乃寄奴也，大惊，喝住众人，谓刁逵曰：“汝何无礼于寄奴？”逵曰：“寄奴日来呼卢，负我社钱三万，屡讨不还，故执而笞之。”濫曰：“三万钱小事，我代寄奴偿汝，可速去其缚。”刁逵遂释寄奴。濫执裕手曰：“吾正访君，不决遇君于此。”裕便邀濫至家，拜谢救解之惠。濫曰：“此何足谢，君乃当代豪杰，何不奋志功名，而甘守穷困，致受小人之侮？”裕曰：“吾有志四方久矣，苦无门路可投。”濫曰：“前将军刘牢之开镇江北，号曰北府，广招才武之士，以君投之，必获重用，何患功业不建。吾写书为君先容，何如？”裕拜谢。濫即修书一封，付裕自投，便将三万钱还了刁逵，厚赠其资而去。裕从此怨逵而德濫。但未识裕去投军，果得牢之重用否，且俟后文再讲。

第二回

刘寄奴灭冠立功 王孝伯称兵受戮

话说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面紫赤色，生有神力，沉毅多智。以功封振威将军，开镇于江北，号曰：“北府”。王恭倚为腹心。牢之亦广招劲旅，大积粮储，为恭声援。军府之盛，诸镇莫及。故王濫荐裕，投其麾下。

裕从濫言，安顿家口，径投江北而来。行至辕门，见规模严肃，甲仗整整齐齐，果然威风赫赫，比众不同。方欲上前将书投递，忽有两少年，随着仆从数十，昂然乘马而来。到府下骑欲入，见裕手持书帖，伫立阶下，便向前问曰：“君姓甚名谁，到此何干？”裕见问，知是府中人，对曰：“小妇姓刘，名裕。有王司徒书，引荐到来，欲投帅府效用。”少年曰：“莫非丹徒刘寄奴乎？”裕曰：“是

也。”少年喜曰：“闻名久矣。取书帖来，我即代君通报。君且少待，即刻传请也。”说罢便入。要知两位少年不是别人，一即牢之子敬宣，一为牢之甥何无忌，出外访友而归。敬宣见裕一表非凡，故下骑相问，知是寄奴，心益喜。不上一回，内即传请。裕振衣而入，行近堂阶，敬宣慌忙趋出，谓裕曰：“家父此时不暇，明日请会。屈兄书斋小坐。”二人携手进内，施礼罢，知是主君公子。少顷，无忌相见，又知是主君的甥。裕暗暗欢喜。未几，设宴上来，敬宣就请赴席，裕亦不辞。三杯之后，彼此谈心，情投意合，殊恨相见之晚。敬宣谓裕曰：“以君之才，他日功名定出吾二人之上。今幸相遇，愿结义为兄弟，君意可否？”裕大喜。序齿，裕最长，无忌次之，敬宣又次之。对天下拜，共誓生死不相背负。结义毕，重复入席饮酒。怀抱益开，饮至更深方歇。是夜，裕即宿于府内。明日，进见牢之，相与慷慨论事，雄才大略，时露言表。牢之起立曰：“君位当出吾上，今屈君以参军之职，共襄军事。”裕再拜受命。裕遂迎其母弟，共居江北。

时东莞有臧俊者，善相人，为郡功曹。生一女，名爱亲，其母叔孙氏，梦吞月而孕。容貌端严，举动修整。俊贵其女，谓他日必母仪天下，故不轻许人，年二十，尚待字闺中。一日，俊至北府，见裕奇之，遂自诣门请曰：“闻君未娶，家有弱息，愿奉箕帚。”裕曰：“吾功业未就，志在驱驰，未暇有室也。”其母在内闻之，呼裕入曰：“吾闻臧女甚贤，汝不可却，裕遂娶之，即武敬臧皇后也。

当是时，北府人才济济，若刘毅、孟昶、高雅之、诸葛长民等，皆一时豪俊，无不乐与裕游。裕益广结纳，敦意气以故远近之士，皆归心焉。一日，牢之召裕谓曰：“吾闻三吴之地，近遭海寇作乱，郡邑皆失。吾欲讨之而无朝命，奈何？”裕曰：“拜表即行可耳。”表未发，俄而诏至，命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引兵进讨。牢之接诏大喜，遂会集诸将，下令曰：“军之勇怯，在于前锋。谁能当此任者？”

裕应声而出，愿为前部。牢之即命为先锋，领兵三千，先日起发，然后大军继进。

你道海贼从何而起？先是，琅琊人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有秘术，以故人争信之。子恭死，泰传其术，诳诱百姓。奉其教者，竭资产，进男女以求福。王珣为钱塘守，治其妖妄之罪，流之广州。其后王雅悦其术，荐之孝武，云知养性之方。孝武召语，大悦，授以内职，后迁新安太守。泰知晋祚将终，收合徒众，聚货巨亿，将谋不轨。三吴之人多从之。会稽内史谢辅发其罪，朝廷诛之。其侄孙恩逃入海中，愚民犹以内泰实未死，登仙去矣，就海中资给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出没海边。时东土饥馑，盗贼窃发。恩乘民心骚动，率其党自海岛突入，杀上虞令，旬日之间，有众数万。于是进攻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右军羲之子也，世奉天师道，不发一兵，亦不设备，日在道室稽顙跪祝。官属请出兵御寇，凝之曰：“我已请于大道，借鬼兵百万，各守津要，贼不足忧也。”俄而贼兵渐近，乃听出兵，恩已破关而入，会稽遂陷。凝之仓皇出走，恩执而杀之，并及诸子。

孙恩既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逼使人士为官属，有不从者，戮其全家，死者什七八。号其党曰：“长生”，遣兵四出，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曰：“贺汝先登仙堂。”于是一时豪暴之徒，有吴郡陆瑛、吴兴丘悦、临海周胄、永嘉张永，以及东阳、新安等处乱民，皆结党聚众，杀长吏以应恩。三吴八郡，皆为贼据。朝廷大恐，命牢之进讨。

于是牢之帅领精骑，转斗而前，击斩贼将许允之等，所向皆克，直渡钱塘，谋复山阴等处。牢之谓裕曰：“贼徒尚盛，未审虚实如何，卿可潜往探之。”裕即领命，率数十骑以往。那知孙恩闻官军将至，遣大将姚盛，统领步骑五千，前来迎敌。裕正行之次，忽见贼兵漫山塞野而来，众遂奋大刀，直前进击，众从之，杀贼数

百。贼初疑西来游骑，见敌必走，懈不设备。及见来将勇猛，姚盛挥众共击，裕从骑皆死，独挺身迎战。俄而马蹶，坠于岸下。贼众临岸，以长枪刺之。裕大喊一声，一跃而上，贼人马皆惊，退下数步。裕趋前，复砍杀数十人。姚盛大怒，喝令众将四面围住，莫教放走。裕全无畏怯，抵死相拒。势正危急，忽有一枝军马，大呼杀入，勇锐无比。贼兵纷纷四散，斩获无数，裕始得脱重围。及视来将，乃刘敬宣也。裕曰：“贼胆已落，带往击之。破竹之势，不可失也。”敬宣从之。遂进兵，贼见裕至，无不畏惧，于是连战皆捷，遂复山阴。牢之得报大喜。

话分两头。孙恩初破会稽，八郡响应，谓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郡朝服至建康。”既而闻牢之兵至，颇有惧心，但曰：“我割浙江以东，亦不失作句践也。”及牢之兵过钱塘，击灭诸贼，复复郡县，恩大惧，曰：“孤不羞走，今且避之。”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复入海岛，自是疆土悉复。人皆谓牢之宜镇会稽而晋朝首重门第，乃诏以谢琰为会稽内史，镇守浙东，牢之复还江北。

原来谢琰素无将略，朝廷以资望迁擢，使开方面。到任后，日与宾客饮酒赋诗，谓贼不复来，全无防御。诸将咸谏曰：“贼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修武事，潜为之备。前凝之以疏防失守，愿勿复然。”琰怒曰：“苻坚之众百万，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败逃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果来，是天欲杀之也。”于是谈咏如故。那知恩在海岛息兵一年，仍得入寇，据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杀得官军大败，长驱直至会稽。琰方食，闻报，投箸而起曰：“要当灭比而后食。”跨马出战，兵败，为贼所杀。会稽复陷。牢之闻之，星夜来救，与贼战于城下，大破之，贼始退走。乃以大军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句章城墙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为贼出入要路，屡被攻围，守城者朝不保夕。裕至，率众固守。贼来犯，辄败之。恩知城不可拔，乃舍之北去，由海盐进兵，裕尾而追之，筑城于海盐故